

粵雅堂丛书

粵雅堂丝書

儀禮石經校勘記

儀禮石經校勘記序

乾隆五十六年冬十一月

起居注日講官 文淵閣直閣事 南書房翰林

國史館纂修詹事府詹事

臣阮元奉

詔充石經校勘官

臣元校得儀禮十七篇

臣謹按儀

禮漢石經僅有殘字難校全經自鄭康成作注參用
今古文後至隨末陸德明始作釋文校其同異今釋
文本又多爲唐宋人所亂唐開成石經所校未盡精
審且多朱梁補刻及明人補字之訛宋張淳校刻浙
本去取復據臆見 臣今據漢石經殘字陸德明釋文

唐石經杜佑通典朱熹經傳通解李如圭集釋張淳
識誤楊復圖敖繼公集說明監本

欽定義疏 武英殿注疏諸本以及

內廷天祿琳瑯所收諸宋元本曲阜孔氏宋本綜而
核之經文字體擇善而從錄成四卷用付經館以待
摠裁加勘時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臣元敬識

後序

歲乙卯循游沛南寓學使阮伯元宮詹署中自春徂
夏時放舟至水木明瑟軒與武虛谷桂未谷江定甫
段赤亭諸君嘯詠湖山考訂典籍語閒向宮詹詢辛
亥壬子閒

詔修太學石經事宮詹出所校儀禮十七篇示循且
語循曰唐石經傳注溷淆又譌東壁爲東壁錯段脩
爲股脩誠不免劉昫所譏若蔣衡工于書法疏于字
體以墉代墉省篋成篋如斯之類舛誤實多自奉
詔後冬寒夏暘退直餘閒臚列諸本反覆經義審擇

得平兼又博訪通儒務從人善如得以爲昏姻之故
爲庶子適人者則用戴東原編修說賓服鄉服卿大
夫則用劉端臨教諭說脊脣祫肺則用王伯申明經
說喪服傳刊去四十字則用金輔之修撰說又錢辛
檜宮詹王懷祖給諫亦曾執手問故校畢勒成四卷
付石經館以俟摠裁之加勘此其稟也循于儀禮一
經學之有年每嘆經文之謬莫此爲甚雖顧亭林張
稷若正之于前金曰追校之于後乃參閱未詳終非
善本諦觀宮詹是編博綜約取祛其成見不期駁俗
擇善惟公學者得此籍以貫通此經爲不難矣因寫

付梓人以貽同里諸友宮詹又有校正鄭注賈疏冊
記考證益精俟更刻以傳焉江都焦循序

粵雅堂叢書目

第十八集

儀禮石經校勘記四卷

國朝阮元撰

隸經文四卷

國朝江藩撰

樂縣考二卷

錄一卷

國朝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

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附錄 國朝經師經義目

顧亭林先生年譜四卷

國朝張穆撰

閻潛邱先生年譜四卷

石經校勘記

儀禮 士冠禮

臣元謹按唐石經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並分卷加

鄭氏注三字今不從者從諸臣所定例以昭畫一

筮于廟門

唐石經宋楊復儀禮圖宋李如圭儀禮集釋明監本注疏

欽定儀禮義疏

武英殿注疏於篇首

皆作廟從苗篇後及他篇多從朝作廟

臣元謹按唐石經惟士昏禮至于廟門公食大夫禮及廟門喪服爲之築宮廟君埽其宗廟四字從朝餘者皆從苗作廟此偶有異同並無義例元刻楊復儀禮圖從苗者尙多明國子監本及毛辰等本惟士冠禮首一字從苗餘皆改從朝矣許慎說文廟古文廟字宋張淳儀禮識誤引周監本汴本巾箱本嚴本皆廟廟參半互相異同又據唐陸元朗釋文引劉昌宗音云廟音廟又少牢饋食禮鄭康成注引春秋禘於大廟以證經注無復當有從朝者是宋乾道兩浙判官曾逮刻皆作廟矣又按

武英殿李如圭本皆

作廟今擬皆從苗作廟

贊者盥升

賈公彥疏本李本皆如此石經監本義疏元敖繼公儀禮集說

皆作贊者盥

于洗西升

臣元謹按賈公彥疏釋注義云盥于洗西無正文

引鄉飲酒贊在洗西以證之是經文本無于洗西之正文鄭知于洗西者因鄉飲酒而知使經有此三字正文則注疏之文皆贊矣且經惟言升未言

升自何階鄭據鄉飲酒知盥在洗西據盥于洗西
知升自賓階此正鄭注補經之處使經有于洗西
三字則注中由賓階升之文亦贅矣蓋唐初賈公
彥作疏時本無此三字後人因注文盥于洗西與
立于房中文似對舉增入經文

耳擬從賈疏本宋李如圭本

建柵

石經李本楊本宋本敷本
作建監本義疏殿本作捷

臣元謹按釋文捷柵乃釋鄭注後人誤據釋文改
經後士昏禮聘禮皆有建柵之文監本以前皆作

建今擬

從建

扃鼎

諸本皆作扃鼎局之从口
鼎之从月字體皆不正

臣元謹核扃本當从口鼎不當从口此二字久淆

矣說文鼎部本有扃鼎二字而後人妄刪其一

以橫木關鼎耳以舉之也從鼎口聲讀若扃鼎

覆也從鼎口聲讀若幙說文扃鼎二字相承傳寫

者落去扃字小注並篆文鼎字遂以鼎字注直接

扃字之下玉篇以下皆沿其誤以今儀禮考之

鼎字之誤

卽局字使如今誤本說文則局彙重言不辭矣今儀禮石經各本𠂔𠂔二字倒置筆畫雖微其誤甚大擬爲刊正又謹按毛晃增

韻此二字尙屬平仄分收

摯見於卿大夫

據鄭注賈疏皆當作
卿大夫各本皆誤作

鄉大

夫

臣元謹按士冠禮見君之後復見卿大夫者如晉文子冠偏見六卿是也鄭注鄉先生爲卿大夫致

仕者正蒙上卿大夫爲義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
不言者經言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其
實當有士也據疏言經言卿大夫知唐初賈本作
卿大夫明甚自唐石刻偏旁少訛而諸本因之擬
從注疏義

長近古

母追

釋文義疏教本皆作母石
經監本李本殿本作母

臣元謹按釋文母音牟釋文之例毋音無母發聲
音牟通志堂本截然不紊公食大夫禮毋過四列